



通俗文藝叢書

劉巧圓團

韓起祥編
東北書店印行

鼓詞

劉巧團圓

韓起祥口編

高敏夫記錄

東北書店印行

劉巧團圓

韓起祥口編

出版者
東北書店

印刷者
東北日報二廠

佳木斯 哈爾濱 東安
齊齊哈爾 牡丹江 北安

延吉 富錦 勃利 鶴立
綏化 湯原 依蘭 樺川
肇東 安達 集賢 拜泉
克山 海倫 望奎 密山

每冊定價二七〇元

國民卅六年十月初版。15000。

劉巧團圓

手彈三絃口來講，
說書不爲旁的事，
咱們邊區好地方，
有吃有穿好光景，
有些男女二流子，
買人賣人都不行，
聽了這話你不信，
編成新書說新人，
劉巧團圓事不假，
慶陽有一個劉家莊，
雜貨擔子他擔上，

（白）：話說劉彥貴那一天擔上擔子四鄉去賣雜貨。

春夏秋冬走四鄉，
文化娛樂我承當。
男耕女織人人忙，
實行民主好氣象！
勸說改造全變樣。
騙親搶親也不讓，
有段故事聽我唱！
只說實來不說慌！
故事出在隴東西慶陽，
那人外號叫劉貨郎，
每日起來串四鄉。

（白）：我劉彥貴，自小好吃懶做，不愛上山勞動，就看下個賣雜貨，走個鄉村。我擔的是黃黑、黃藍、紫大紅、品綠、品紫、帶品青。我賣的是各種假巴，樣樣哄人。我拿好多的顏色，不少的貨物，走在四鄉，哄她們婆娘。我老漢一輩子就懂得大吃大喝，自在逍遙，無憂無愁，有些鄉親見了，雖然黑眼定心，我也不管他。近幾天四色貨物都落了價，我想：再買些便宜貨，多賺得吃點喝點，就是沒有本錢，眼看着把利也就虧了，該想個什麼辦法才是？低頭一想，擔上擔子走了幾步，想起來了：我劉彥貴養的一個女子，就叫巧娃，自小時候就給了人家了，給了趙家莊上趙金財的兒子叫趙柱兒，小時候只問了六塊錢，完全沒有問成個錢，現在養的十七大八，小時候不要問的話，抬到現在，不問他幾百萬？對了，我老婆不在了，我哄人家啦，把我女子也哄一哄吧！是我今天回在家中，對我女子說：『趙柱兒是個跛子，是個憨子，前彎腰，後盲駝，惹得運人言不懂，不會生產勞動！』我回去這樣對我女子一說，我女子一定是不滿意的，我女子不到他趙家夥去，和趙家散了親，退了婚，我就能賣他幾百萬，買貨有本錢，買吃喝有現錢，誰看見也會抬舉，誰見了也會巴結！對了，倒究二年趕了五會，咱是久跑門外之人，這才想起這麼一個妙計，趕快回去吧！

劉彥貴一想喜在心，

擔上個擔子也覺輕，

心裏高興走得快，

今兒回在我家去，

低頭走路仰頭看，

轟隆推開門兩扇，

一坐在坑上，

面前不是別人問，

『你往日回來微微笑，

你有什么爲難事？

劉彥貴一聽開言道，

三步折成兩步行，
懷裏揣個發財的心，
自己門不遠在面前，
地下放下個雜貨擔，
愁眉不展挽在心，
巧娃開言把爹爹稱：
今天回來惱在心，
你對女子說真情！』
連把女子叫一聲：

（白）：『唉，女子，老爹爹就把你害了！』巧娃說：『爹爹：你爲何把女兒害了？』劉貨郎說：『唉，巧娃！老子一輩子就養得你這麼一個，你小時候，你媽也在着啦，怕把你喂養不大啦，早早就把你問給趙家莊上趙老漢的兒子趙柱兒，小時候，那是個好娃娃，因此把你給了他，誰知道他現在變了，老子有一天賣貨，走到他們那個莊上，見了趙柱兒，人家都說那就是我的女婿，因此我看了一看，那又是跛子，又是個惑子，前彎腰，後背駝，又不會生產，又不會勞動，人樣醜俊，倒不要緊，這我女子遲早過

了他門，老人也有老時候，你說那個穿吃，完全靠誰？這不是老爹爹把你害了！『巧娃說：『爹爹，這是實言？』劉貨郎說：『看這個娃娃！難道老子還能把謊言對你講來！』巧娃說：『爹爹：是那麼個事情，我也不嫌他人樣醜俊，我終究過門，一定要受罪啦，我不到他家去！』劉貨郎說：『女子，我親自給了人家，你不到他家去，那還能啦？』巧娃說：『爲什麼不能？要是不能，就得你爹爹頂哪！』劉貨郎說：『女兒啲，你也不必這樣着急！你等老子遲早見了他趙老漢，再和他商量一商量。』劉巧說：『這只怪他們，沒有什麼商量頭，我一定要和他退婚！』劉貨郎說：『事情先總得有個商量，急也頂不了事，你先慢一步嗎，老爹爹以後再給你尋個好辦法。』巧娃說：『那就看爹爹以後怎麼個辦法！』劉貨郎說：『好我的娃啦，你啲不要急燥，老爹爹總要想辦法救你，現在我就賣貨去了！』

劉貨郎說罷喜，嚶在心，

三步折成兩步嚶行，

一十一朵雲，花兒遍地紅！

擔子擔上身，

一朵蓮花紅，

我老漢心中有辦法，

女子劉巧娃，

父子打盤又把計定，
一十一朵雲，花兒遍地紅！

倒把個老趙哄！

我與趙家就要散親，
路上走路盼嚶路程，
一十一朵雲，花兒遍地紅！

我老漢哄騙人！
心中浪盈盈！

我拿個錚子得琅琅響，
直晃晃走進一個莊，
一十一朵雲，花兒遍地紅！

雜貨都擔上。
莊上哄婆娘！

莊上賣貨我細不講，
格登登走在大嚶街上，
一十一朵雲，花兒遍地紅！

再走個好地方，
心中喜洋洋！

擔在街上轉了一轉，

路上走路我把路來盼，

一十一朵雲，花兒遍地紅！

將身再彎轉，

碰見個趙老漢，

（白）：話說那劉貨郎看見趙老漢遠遠的來了，急忙說：『呵，趙親家，見罷你好多時了！』趙老漢老遠的問：『你是誰？』劉貨郎說：『你認不得我了？我就是那劉彥貴。』趙老漢一聽哈哈大笑，走到跟前用手一拉說：『親家，坐下吧！』劉貨郎說：『你歲數大，走得累了，快先坐吧！』劉貨郎把擔子往下一放，二人同坐在路旁，綠蔭蔭的一把槐樹，正好乘涼。趙老漢說：『親家，你的生意買賣好吧！』劉貨郎一聽，心裏盤算什麼生意買賣好，該不是他猜到我要賣巧娃的事，連忙笑着說：『唉，好什麼啦，動彈強如閒坐着，針尖上削鐵咧，沒多的賺錢。』劉貨郎反轉問：『親家，你這莊稼好吧？』趙老漢說：『還不算好，一年打得也吃不了！』毛主席號召咱耕三餘一，我可要耕二餘一，準備穿好吃好，美美的替我娃辦一個喜事啦！』劉貨郎一聽，愣了半天才說：『唉，親家，早倒要想和你拉話，貴賤不得見你，今天見哩你了，有一件事情，就對不起你！』趙老漢說：『什麼對不起的事情？』劉貨郎說：『唉，親家不能說！你才提起辦喜事的話，我聽了湯滿肚子漲！不提一肚氣，提起兩肚氣！你看當那時候咱們作親，你瞅看

起我，我啣取起你，咱這是喜愛的作親，你有個兒子，我有個女子，年歲相仿，門當戶對，我的女子給你，我也高興，你也滿意，方達周圍的人，都說咱們是好交情，好親家，一兒一女，貴貴氣氣！唉，親家，誰知事情總不如想的好，雷雨下大，事情變卦，你看這個『兒大不由父，女大不由母』，我女子現在大了，她多少不滿意到你家去，我常常行打罵，她對我圖死扼命，她說她頭挽了繩子也不到你家去，我說那個不行，你狗貧的：死了還是趙家的，她說她要走政府辦退婚手續，我請好多親戚來勸，她一口咬住個屎尖子，油餅子也換不出來，我也沒有辦法，我能把她殺了着不成？親家：你說，這該想怎麼個辦法！他一定不來，我把她估住同你夥，她不給你過光景，給你拋米撒麵，今價跑啦，明價扛啦，她給你噙噙帶哭，你背興，我也不好聽！唉，親家，現在這個世界，把那狗貧的們提高了，這個丟人背興，難道我把她殺了不成！我該沒個殺兒刀吧？這幾天急得我不能吃，喝不能喝，睡不能睡，眼裏看得滴血，肚子也給我激起一塊疙瘩，真是滾油焦心，死不下，活不下，親家，你說這該怎辦？我看，最好你也到我家裏勸勸她，路又不遠！』趙老漢生來，性強性傲，他一聽就生了火氣，說：『親家，你也不要急躁，她不來算了，我是怕我兒不得大啦，不怕娶不下婆娘，世上的女子該沒有死完！』劉貨郎說：『我知道了，你我咱兩親家，真是個志氣剛強的男子漢，能拆不圪溜，

真是有名的姓，說一的不二！可是你說那話不頂事嗎，我回去對她一說，我說人家也不要你了，她定不相信，我說親家，最好咱們好商好量，到政府給她割個退婚證，給給她狗肉吃的，看她再那裏瞅個好的去，我不管她了，天高任鳥飛！親家，你也不要怕，你兒那裏有了對象，要起錢你給我言傳，雖然我女子不到你家去，咱還是好親戚，三十萬，二十萬我都能給你湊。」趙老漢說：「對，走吧！」

二人說罷就起身，

翻山過河不停留，

趙老漢頭前生了氣，

一個惱來一個喜，

一個勞動好人品，

一前一後走的快，

猛聽前面雞狗叫，

灣灣轉轉走得緊，

樹上的鳥兒也吃驚！

劉貨郎隨後緊相跟，

一個奸來一個忠，

一個二流子哄騙人，

風逞草動不留神，

一霎眼到了政府門。

（白）：話說趙老漢、劉貨郎，他二人慌慌忙忙來在區上，區長說：「你們走的這樣慌忙，可有什麼緊要的事情？」趙老漢說：「給我寫個離婚證！」區長一聽，忍不住笑說：「你老都老了，為什麼還要和老婆離婚？劉貨郎，你們是好親家，你怎麼不勸勸

他？』趙老漢很生氣的說：『不是，我老婆早死的白骨現天了，是給我兒的老婆割個退婚證！』劉貨郎站在一旁，真是說不得，笑不得！區長說：『那叫你兒來，隔着手續啦。』劉貨郎趕忙說：『唉，區長，我的女子給了他，現在我們四個同意嘛，他兒，我女子都願意，我們兩親家好商好量，這是我們兩個老漢手續上的事情，他們兩個害羞不敢來，我們這是乾脆爽快的退婚，沒有什麼問題。』區長說：『你這老漢就馬虎，趙柱兒那樣一個好後生，你怎麼捨得退親？俗話說：「不檢秦川地，單撿好女婿」我看你還是好好想一想，不要馬馬虎虎，耽誤了你女兒一輩子的大事！』趙老漢沒有等劉貨郎答話，就搶着說：『不馬虎，你快叫秘書寫吧，你就是把他們弄到一起，我們兩家也過不成嘛！』區長說：『親事說成不說散，看把你急的，這又不是什麼好事！』咱邊區就是要辦的家庭和睦，大家團結，人人喜歡，個個滿意！既是你們覺得實在不能到一處，政府也不能勉強你們，現在你們當當對面，就給你們寫吧，話要說在前頭，免得你們後悔！』

區長吩咐秘書辦，

退婚證利時就寫完，

一個給了劉貨郎，

一個給了趙老漢，

趙老漢兩頭不知地，
劉貨郎一見心喜歡，

倒教劉貨郎鼓裏瞞！
連把親家一聲喚！

（白）：劉貨郎說：『親家，這事對不起你，不要那個壞種子女子叫，咱們是二兩棉花裝的個眼鏡，至厚不薄，我心裏實實在在還不能撩開你，以後咱再見面，還是好朋友，老交情，老厚道！』趙老漢口裏沒有言傳，心裏盤算：『去你媽的吧，你把你小媽睡女墳去！』

趙老漢生氣就起生，

一個氣的回家去，

我老漢心口上喜氣洋洋，

笑一聲趙老狗你要上當，

我和你散了親左思右想，

炒上肉篩上酒泡上白糖，

我養她我賣她怨她沒娘，

走得緊跑得快心裏細想，

劉貨郎心中喜盈盈，

一個路上唱啍唱啍唱得越起勁！

擔上這貨擔擔怪沒分量！

莫怪我劉貨郎兩付心腸。

我巧娃要賣它日銀千兩；

家裏香院裏香口裏噴香！

回到家放下擔要水要湯！

不覺得一霎時回到劉莊。

（白）：話說劉貨郎喜浪盈盈回在自己家中，一開門也不說累，也不說熬，劈頭就說：『巧娃，這就對了，你說你不到趙家去，人家也不要你了，夜兒我賣貨走在路上，碰見趙老漢父子，一見老父，人家就說你瘋跑野扛，不會計線，又說他早養活不過你，

也要害他，硬逼的把爹爹拉上走在區政府，寫來一個退婚證。你看，這可不是爹爹說謊！巧娃，你也不要急燥，世上有的是沒婆娘的男人，我總要給你尋下個頂好的人家，不惟你能一輩子享福，我也在人前有個面子！『巧娃說：『這就對，沒想到這麼容易結局，這才是謀到一經上了！』

劉貨郎一聽又高興，

養你我算交紅運，

劉貨郎高興且不表，

路上走來氣長的叢，

恨一聲劉巧你把良心賣，

小時候問你我心裏喜，

你嫌我兒人不好，

路上景緻不顧看，

心裏想來不露風

搖錢樹栽到聚寶盆！

再說趙老漢回家中，

長呵短歎心惱悶！

你不該和我兒退了婚！

誰知大了就變心！

看你以後尋個什麼人！

霎時轉回自家門。

（白）：趙柱兒說：『爹爹，你回來啦？咱鋤上抹生抹好咧麼？』趙老漢說：『我啣沒顧得抹，今天路上碰見劉貨郎，說他女子貴賤不顧到咱家來了，我就和他到區政府寫了退婚證。』趙柱兒一聽，眉臉通紅，趕忙就說：『那退婚啣該由我，何用你老去退？』

『趙老漢說：『唉，好娃娃啦，老子已經馬馬虎虎給你弄成這麼個事啦，你們這些年青人，說話就要起火，世事到這啦，三尺的石龕，五尺的漢子，不彎腰不得過去！親事是個喜氣，痛快，她一定不滿意，咱硬逼得來，她不給你過光景日月，淘聲鬬氣，一天沒三頓飽飯，有三頓餓氣要淘，咱圖什麼着啦！教尅他媽的，你也不要着急，操心種莊稼，好好勤勞，只要今年下來多打幾十石糧食，連二年也用不了，就問就引，又是一家人家！』趙柱兒盤算了一陣，口裏說：『對！世上的女子該沒死完！你老在家做飯，兒給咱上山生產。』』

趙柱兒放開愁眉臉，
一年用上二年的工，
每日勤勞在山邊，
你心裏盤算我打光棍，
趙柱兒的心事我不講，
劉貨郎心裏很高興，
從此他就伸開了手，
頭一下問道杜家去，

多打糧食要多賣錢，
再問個婆娘過光景。
總要氣瞎你劉巧的眼！
看我以後生男長女滿家紅！
回書再說劉貨郎，
懷裏揣個發財的心。
指上個女子哄騙人。
問得票子二十萬整，

以後又把心變啦，
二次尋的是李家；
二次又是變了心，
李家兒子性子強，
年時問題才了結，
指上女子來虧人，
劉貨郎哄人不細說，
王財東名叫王壽昌，
只知吃來只知穿，
東家裏來西家出，
擦雞鬪狗不消說，
他的本事多得很，
不生產來不勞動，
一次政府派人來勸他，
兒媳婦進去要解手，

杜家化錢湊了個空；
問得票子三十萬整，
李家人錢又兩空，
打架差點遭人命，
家家罵他是畜牲！
一家家哄得實苦情！
書中再說個王財東；
慶陽全縣都有名，
從小就學得不務正，
仗着有錢來欺人，
胡嫖亂賭沒有人品，
常滿年點一盞大烟燈，
年年日月過烟癮，
一不溜躲在女人毛坑！
一見他氣得滿臉紅！

毛坑裏整整藏一天，

今天偷偷的過足癮，

孫媳婦恨他心不正！

又要想辦法來開心。

(白)：話說王壽昌有一天在家裏編着過烟癮，吃飽喝够，忽然想起事情一宗，心裏盤算：『我的老婆前兩個月上吊死了，人家說她偷漢，我也有點疑心，看見她路數不對，要不，長工劉二，爲什麼黑天半夜的跑了，要是不跑，也不能讓他活了！好，死的怨她沒福，死了也就拉倒，我這活的，今年四十八歲，可也不能算大，正才懂得享福了，這日子淒淒涼涼，實在難過，再打幾個月光棍，街面上的人看起來也不成事體，這婚姻大事，該早點解決才是，到人家去串門子，總不如在自己家裏方便，兒子，孫子大了，說閒言，道不是，耳朵裏聽見，也實在有些嘔氣！聽見人說劉貨郎的女子，最近又和人家退了婚，今天十八歲了，長得實在俊，實在美，實在漂亮，我想把她問來，不知道他給我不給？……不怕，人說劉貨郎愛錢，我給他多化兩個錢，這他一定給我！這媒也許有些難說，該請誰好？有了，東街上的劉媒婆子，舌尖嘴快，能說會道，我就找她去吧！』事情想算妥當，他就喜眉笑眼的把烟槍、烟盒子、烟燈收拾在紫檀木盤子裏，一不留神坐起，向窗子外面瞧了一瞧，連忙鎖在牆櫃裏，往外就走！

王壽昌暗暗喜在心，

出了那大門出二門，